

《基督徒之死》的基督教叙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高 洁

[摘要] 《基督徒之死》是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基督教题材文学的代表作。战后知名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认为与艺术相关的“刹那间的感铭”才是该篇的主题。事实上,《基督徒之死》反映的是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一历史题材,聚焦于普通民众追求的“邻人之爱”的实践,再现了日本迫害禁教时代之前的“殉教”。基于历史题材文学理论,对该作进行重新解读,可以发现主人公罗连卓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唯美结局,正是在日本明治末年至大正时期“南蛮情趣”这一追求异国情调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出现的浪漫氛围。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 基督徒之死 南蛮情趣 殉教

引 言

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发表十余篇被称为基督教文学的作品,基本贯穿作家整个创作生涯。这些作品均与日本室町至江户时代前期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有关,其中《基督徒之死》一篇被公认为该系列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家本人也十分看重这篇作品,将其置于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傀儡集》的卷首。

日本国内关于该作的研究论文颇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战后知名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对该作的解读。三好行雄认为:

《基督徒之死》所描写的既非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感动,也非对于不畏迫害的殉教者的赞美。可以说,作品中没有丝毫的宗教感情。(中略)芥川在作品中通过“笃志励行我主耶稣基督之意旨”的一个少女,刻画了一个幸福的人,她得以生活在人生的充实瞬间,如同“明月初升,能揽清辉于波上”,而作者对于这种幸福的人充满感动之情^[1]。

三好行雄将《基督徒之死》置于芥川在此前后创作的其他“艺术至上主义”作品之中,认为与艺术相关的“刹那间的感铭”才是该篇的主题。的确,小说的叙述者在主人公罗连卓“含笑而逝”之后所发感想:“这女子的生平,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究竟是何道理?概而言之,人生刹那间的感铭,实千金难求,至尊至贵。”^[2],明确表示与生平事迹相比,“刹那间的感铭”才是“千金难求,至尊至贵”,足见对于“刹那间的感铭”的重视程度。

三好行雄的观点很大程度影响了后学对于《基督徒之死》的解读,但是作为基督教文学的《基督徒之死》,其中的宗教元素意义何在?基督教文学的创作贯穿作家整个创作生涯,足以说明芥川对于传入日本的基督教抱有浓厚兴趣,作家直至自杀之时,仍把《圣经》放在枕边。《基督徒之死》反映了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一历史题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家以该小说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断面;而发表于大正时代的这一作品又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重提这段历史,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合理阐释芥川的基督教文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1 南蛮文学 切支丹文学 与芥川

首先,需要厘清与“切支丹物”“南蛮物”等相关概念。“切支丹”一词来自葡萄牙语,意指基督教及其信徒,在日本特指1549年由葡萄牙传教士传入的罗马天主教及其信徒,而“切支丹物”就指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献。那么“南蛮”的定义又如何呢。从字面上看,所谓“南蛮”即南方的野蛮人之意,来自中国古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在日本“南蛮”一词最早见于10世纪的《日本纪略》一书中。该书记录“南蛮人”破坏九州太宰府管内地区一事,这里所说的“南蛮人”后来被证明来自奄美大岛。之后又有记录中说到,15世纪“南蛮人”漂流到日本海沿岸的若狭国,这次的“南蛮人”来自东南亚的爪哇。16世纪中叶,欧洲人来到日本,“南蛮人”开始指此后来到日本的南欧人。用于芥川文学的“南蛮物”一词则基本与“切支丹物”所指相同,指作家创作的取材于室町至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及其信徒的文学作品,又称“南蛮文学”。

日本近代与“南蛮”相关的概念还有“南蛮文化”“南蛮情趣”“南蛮学”等。日语中现在仍有很多冠以“南蛮”的词语,例如“南蛮果子”“南蛮铁”“南蛮煮”“南蛮屏风”“南蛮烧”等等,这些都与16世纪南欧人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密切相关,涉及食品、手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等各个方面,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化符号共同构建了“南蛮文化”的华美意象,但却并不等同于天主教的宗教文化。而“南蛮情趣”“南蛮学”顾名思义,前者侧重情趣,后者重在学问;前者主要指室町至江户时代前期天主教传入日本、特别是九州地区后,对所留存下来的遗迹产生的浓厚兴趣,既有怀古之意,又有对异国情调的追求,总的来说是一种浪漫情怀。而后者广被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日本最初的“西学”。在日本近代与“南蛮”“切支丹”相关的概念共同构建的话语体系中,芥川所处的位置如何呢。本文将天主教传入日本

的时代称为“切支丹”时代,与之相关的文学称为“切支丹文学”。

一般认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南蛮情趣”“南蛮文学”始于木下杢太郎、北原白秋。虽然明治初期、中期,新教教徒也创作有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学作品,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氛围,但是关于室町至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天主教题材文学,因当年的日本天主教本身发展尚不成熟,相关历史研究也非常薄弱,一直在文学创作中难以涉及。直至1907年(明治40年),新报社同人决定以北原白秋的家乡(福冈县柳川)为立脚点环游九州,这次历时三个多星期的旅行催生了木下杢太郎的戏曲《南蛮寺门前》(1909)以及北原白秋的诗集《邪宗门》(1909),从而成为日本近代“南蛮文学”的发端。木下杢太郎在1942年发表的《明治末年的南蛮文学》一文中回忆道:“我们的南蛮趣味并不是与学术、考证相关的纯粹学问,而是一味的词藻堆砌。(中略)南蛮红毛趣味、江户浮世绘趣味、印象派的样式——都成为当年我们南蛮文学的基调。”^[3]在《芥川龙之介君》一文中,木下又如此评价自己与芥川在“南蛮文学”中的位置:“我也曾参与了文艺中‘南蛮情趣’诞生的时代(明治40年左右),但是它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是后年之事。芥川君在文学创作中顺应了这一潮流,报刊杂志评论我们的‘南蛮’是无知的浪漫主义,而芥川君才迫近其艺术真髓。”^[4]由此可见,在明治末年至大正前期这一“南蛮文学”由起步走向繁荣的这一时期里,芥川龙之介被视为“南蛮文学”的代表作家。的确从读者的数量来看,芥川龙之介以《基督徒之死》为代表的“南蛮物”“南蛮文学”称得上是同期最知名的“南蛮文学”。

与此相对,重松泰雄则认为:“芥川利用的南蛮资料大多为间接材料,(中略)并非以正宗的南蛮学素养为背景。”无论是早期的木下,还是芥川都利用了“南蛮红毛系杂书”,与“切支丹”的原典资料无缘,因而两者都算不上正宗^[5]。野田宇太郎也认为:芥川“不过以文献为小说的材料而已,自己并没有钻研文献学。因而芥川称不上是南蛮文

学、切支丹文学。”木下杢太郎后年开始进行关于“切支丹”的文献研究，因而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唯一的切支丹文学、南蛮文学。”^[6]事实上，木下杢太郎1920年赴欧洲留学期间，以1924年夏天的西班牙、葡萄牙旅行为契机，注意到当地保存有大量关于日本“切支丹”的文献，才开始收集研究。在1909年后发表《南蛮寺门前》等作品之际，木下杢太郎尚不知晓这些文献资料的存在。由此看来，重松泰雄的观点似乎更为公允，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点是当年天主教传入日本这段历史为人熟知之后学者们的评价。在小说《基督徒之死》发表之时，更多的读者对芥川龙之介的“南蛮”学问深信不疑，这从小说发表后引起的“轰动效应”中可见一斑。

小说《基督徒之死》第二节中写道：

在下藏有《圣经金传》一书，系长崎耶稣会印行。(中略)书分上下两卷，以美浓纸印刷，草书中杂以平假名，甚不鲜明，亦不知是否为活字印刷。(中略)以上所录《基督徒之死》，系据该书下卷第二篇，约为当时长崎某西教堂遗事之实录。

(芥川, 2005: 421)

小说中的这段说明让很多读者信以为真，更是在“南蛮趣味”的爱好者当中引起极大轰动。小说发表后不久，著名作家、评论家内田鲁庵致信芥川，希望能够借阅此书。更有某公司总经理派人专程到芥川家拜访，表示愿意以高价收购该书。《时事新报》在小说发表一个月后专门报道了这一“伪书伪作事件”；薄田泣菫也撰文将此逸事发表于《大阪每日新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小说《基督徒之死》引发的“事件”。与芥川同辈的作家宇野浩二还为此专门创作了讽刺童话《龙之介的天上》，标注该作为“翻译自欧兰国的胡说八道一书”，以此嘲讽芥川。由此，小说《基督徒之死》成为整个明治、大正时代最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之一。当然芥川本人也的确是奇书珍本的收藏家，才令很多读者信以为真，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说明，小说《基督徒之死》的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该

作取材于有关基督教的文献书籍，也就是说，读者是将该作视为历史题材小说来阅读的。

2 《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一直有“忠实于历史”与“脱离历史”之争。如上所述，当时《基督徒之死》的大多数读者认为该作是基于文献记录创作的天主教信徒之事。

《基督徒之死》的情节梗概如下：旧时，在长崎的一所天主教寺院，有一名为罗连卓的少年，三年前的圣诞夜，他饿晕在寺院门前，被收养后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虽然他不肯透露来历出身，但因其虔诚笃信，受到众人怜爱。在罗连卓即将举行成人礼之际，风传他与附近镇上糊伞匠的女儿有染，神父和罗连卓最好的朋友奚美昂都相信罗连卓的清白。哪知伞匠女儿怀孕，称罗连卓为孩子父亲，伞匠向神父申诉，罗连卓被逐出寺院，流浪街头。一年后，长崎大火，伞匠家被烧，伞匠女儿所生之女被忘在房中，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衣衫褴褛的罗连卓冲入大火之中，救出孩子，可是自己却被烧断的房梁砸中。伞匠之女跪在神父脚下忏悔：孩子父亲并非罗连卓，得到神父宽恕，围观信徒纷纷高呼“殉教”“殉教”。就在这时从罗连卓破碎的衣衫中露出“如玉般的双乳”，众人方知罗连卓竟是女子，纷纷跪地祈祷，罗连卓嘴角含笑停止了呼吸。除此之外，关于罗连卓的生平一无所知。

近年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死》真正的出典是在欧洲中世纪广为流传的使徒圣人传记《黄金传说》第79章所记圣女玛丽娜的故事，而芥川实际参考的版本则是东京大司教伯多禄冯利亚准所著《圣人传》(1887年出版，1903年再版)中圣玛丽娜的故事。后者所录圣玛丽娜故事梗概如下：玛丽娜之父自妻子去世后，决定入行者会修行，因不舍女儿，令其女扮男装一起进入只有男子的行者会。玛丽娜虔诚谦逊受到信任，接受任务赴邻镇采购。恶魔嫉妒玛丽娜，决意加害，神也决定考验玛丽娜。邻镇鱼店女儿生性放纵，与人私

通怀孕,却诬陷是玛丽娜之子。鱼店夫妇向行者会会长申诉,玛丽娜被放逐。根据法律规定,通奸所生孩子由父亲抚养,玛丽娜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行者会众人见玛丽娜虔诚赎罪,准许她回来,多年的苦难最终在两个月后夺走了玛丽娜的生命。清洗身体之时才发现玛丽娜原来是女子,众人悔恨异常。鱼店女儿听闻此事后,魔鬼附身,会长让她触摸玛丽娜的衣物,恶魔退去,她在玛丽娜遗体前忏悔,玛丽娜死后还发生了很多奇迹。玛丽娜因其忍耐谦逊获得圣人称号。

原作中恶魔的加害、神的考验、玛丽娜死后发生的奇迹,以及玛丽娜为何要女扮男装的说明,使得圣人玛丽娜的故事合情合理,富于宗教意味。而芥川《基督徒之死》舍去恶魔的加害与玛丽娜死后的奇迹,似乎有意弱化宗教元素,又故意将罗连卓女扮男装设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在小说高潮添加众信徒高呼“殉教”的情节,并以罗连卓之死让故事嘎然而止。小说中“本邦”一词共出现六次,“本邦”当然指的是日本,显然作家通过这些对原典的改动有意强调当年日本教徒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又浓缩于作家添加的“殉教”元素之中。

“殉教”的确可以说是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有关“切支丹”历史的关键词之一。1614年,将军德川秀忠向全国发布“神父驱逐令”,认为天主教传教是欧洲国家征服日本的手段,将天主教定性为邪教。此后幕府日益加强对天主教徒的镇压,对于不肯放弃信仰的教徒严刑拷打,并处以极刑,试图在日本根绝天主教。直至1644年日本国内最后的神父小西曼肖殉教,凄惨暗黑的邪教“切支丹”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贯穿整个江户时代,以幕府为中心,由佛教僧侣、儒者等共同建构的基督教邪教观日益根深蒂固。

明治初年,日本试图与欧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才开始关注当年欧洲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日本的这段历史。1873年,明治政府最终撤销禁止“切支丹”的公告,研究当年“切支丹”历史的氛围逐渐形成。可是经过江户时代两百余年的禁教及锁国,日本国内留存的史料非常有限,只能从欧洲编撰的各类日本天主教会史相关文献的

译介着手,由此一种被美化的殉教史观逐渐形成。

近代“南蛮文学”的发端之作——北原白秋的诗集名为《邪宗门》,应该说正是以上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诗集营造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唯美颓废氛围,但题名仍然沿用了两百多年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邪宗”之称。

那么小说《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又是如何呈现的呢。在小说中,当伞匠女儿说出真相,忏悔自己的罪过之后,围观教众提出“殉教”一说。

恰在此时,围得水泄不通的教众中间,忽然接二连三有人喊道:“这是殉教!”“是殉教!”喊声此起彼伏。罗连卓以慈怜悲悯之心,奉行天主耶稣基督之圣迹,不惜沦落为乞儿。即便视同慈父般的神甫,情同手足般的奚美昂,也未解其心意。如若此非殉教,又能是什么呢。

(芥川,2005:419)

围观的教众认为罗连卓冒死救出女孩之举,是“以慈怜悲悯之心”,即便没有获得周围人的理解,仍然“奉行天主耶稣基督之圣迹”,故而为“殉教”。这显然与一般认为的,为坚持宗教信仰而坦然赴死的殉教不同,因而在日本也有学者质疑这里“殉教”所指。小说此处“殉教”的设定,应该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何为教众认为罗连卓的行为属于殉教,二是欧洲编撰的日本“切支丹”教会史相关文献所记录的不畏牺牲、坚持传教的传教士们的殉教史,与日本一般信徒的殉教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而二者均关涉到当年天主教在日本的接受问题。

据日本学者考证,1614年江户幕府发布全面禁教令之时,日本国内“切支丹”的总数约为37万人,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一千万左右)的3%以上,这与现在日本国内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内)仅占总人口的0.7%相比^[7],可谓势力壮大。之所以当时教徒比例如此之高,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大名信奉天主教后,在领地内进行强制“改宗”,因此教徒人数大幅增长。但是这些“改宗”的信徒,是否真正理解天主教的教义,颇值得怀疑。宫崎贤太郎将认定天主教徒的最低条件归纳为两

大类,一类是形式上的条件,包括接受有效的洗礼仪式以及参与教会团体的活动、遵守戒律、举行圣礼等。第二类是实质条件,首先要承认唯一绝对的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其次要相信来世天国与地狱的存在,希求死后灵魂永远的救赎,为此承认现世的原罪,理解赎罪的意义。另外还要理解基督“邻人之爱”的精神,并身体力行^[8]。

当年37万教徒中,除了大名、武士阶层以及医生、改宗的僧人等知识阶层之外,还有多数都是普通的农民和渔民。江户幕府开始全面镇压“切支丹”之后,最先弃教的是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而坚决不肯弃教,历经江户时代二百多年一直潜伏下来,坚持信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和渔民。生活在日本多神教风土中的普通农民和渔民,很难理解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神论教义,他们向天主教靠近更多是因为天主教会开展的诸如贫困救济、医疗救助之类体现“邻人之爱”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又正是佛教、神道等日本宗教界所缺乏、又令广大贫苦民众最为受益的。

在神父、修士人数寥寥的情况下,很多信徒并没有接受正式的洗礼仪式,在潜伏时代更是不可能参加教会活动等。而一神教的教义又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那么能够支撑他们成为信徒的只有上述条件中的最后两点了。但在日本宗教史上,无论是弥勒信仰、地藏信仰,还是观音信仰,民众层面对现世利益也很关心,现世的庇护保佑、祛病消灾是普通民众最希望通过信仰获得的东西。如此一来,“邻人之爱”的实践就成为“切支丹”信徒核心的条件之一。

小说《基督徒之死》中,围观教众认为罗连卓“以慈怜悲悯之心”冒死救出女孩,就是“奉行天主耶稣基督之圣迹”,因此罗连卓之死可以称为“殉教”。小说发表后的同时期评论中,也有人关注到这一点,认为小说《基督徒之死》描写了古时基督教徒的“牺牲”,主人公具有“原始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纯洁”“就连敌人也是她博大的爱的对象”^[9]。“慈怜悲悯之心”“博大的爱”都是基督教“邻人之爱”精神的体现,当年日本天主教信徒具备的核心条件也正是这一点。芥川文学的研究家关口安义

认为:芥川一边怀疑无私之爱(芥川好友井川恭所说“纯一之爱”)的存在,同时又在一直追求《新约圣经》中所提及的基督教之爱(神之爱)。《基督徒之死》讴歌的正是这种无私之爱、神之爱^[10]。另一学者佐藤泰正也认为芥川的独创在于如若不能写出“圣人”的一生,那么就将那一片无私之爱作为主题描写出来^[11]。

如果以此来解释小说中罗连卓不计前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冲入大火中救出女孩的行为,并以这种牺牲来理解“殉教”之意,那么小说之后的情节似乎又显得画蛇添足。在“殉教”已经成立之后,才发现罗连卓原来是名女子。“笃志励行我主耶稣基督之意旨”的罗连卓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世,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众多的谜团随着罗连卓之死成为不解之谜。也就是说,保持沉默、隐瞒自己女性身份的罗连卓并不仅仅是实践“邻人之爱”的牺牲者,她以主动选择的“殉教”在进行自我主张,而那双一直“遥望天宇的眼睛”,是在“仰望暗夜彼岸天国的光明”。这又与小说开篇的“纵令人生三百岁,逸乐至极,较之恒久无尽之乐,犹如梦幻耳。”相呼应,暗示罗连卓追求的不再是现世不完全的灵魂享受的乐趣,而是经由殉教的考验获得净化的灵魂体验到的乐趣。

卷首引用的另一句“唯向善求道者,方可知圣教中不可思议之神妙”,出自《模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一书,该书自中世纪后期,在欧洲仅次于圣经被广泛阅读,其主旨就是教导信徒通过模仿耶稣基督来获得神之爱。该书于1596年被译介到日本(罗马字表记版本),此后多次再版,1610年为方便日本教徒阅读,又重新刊行了更为通俗易懂的日语版本。模仿基督的极端形式就是仿效基督的受难,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尚未有教徒因信仰遭到当局处死的1595年刊行的《拉葡日语辞典》(拉丁语、葡萄牙语、日语辞典)中,将“殉教者(Martyr)”一词定义为“为奉公于天主,遭受苛责,献出生命的善人。”也就是说,早在天主教徒遭受残酷镇压之前,另一种形式的“殉教”已经在信徒中深入人心。如果说“邻人之爱”的实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当时信徒核心的条件,那么这种为了

实践“邻人之爱”，模仿基督受难的“殉教”牺牲则称得上是“切支丹”信徒很高的境界。

战后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取材于全面禁教的江户时代，描写欧洲传教士及日本教徒在是否弃教问题上面临的痛苦抉择，作家试图寻找殉教和弃教求生这二者择一之外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沉默》称得上是真正探讨“殉教”问题的小说。而芥川的《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与禁教无关，是一个教徒基于自我主张与自我实现，模仿基督受难的“殉教”。没有全面禁教时代残酷镇压的血雨腥风，《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显得突兀，令人难以理解。但同时因为没有禁教镇压的黑暗与苦难，使得《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得以美化与升华。可以说，芥川的创作用意不仅在于唤醒人们去了解真正的“切支丹”历史，更是借此题材渲染一种浪漫氛围，这种浪漫氛围与“南蛮文化”“南蛮情趣”一脉相承。芥川曾说：“小时候，我因为彩色玻璃画的窗户、香炉以及念珠挂链，爱上了基督教。之后吸引我的是圣人以及福者的传记。我从他们的舍生事迹中，感到了心理上的或者戏剧上的兴趣，并因而仍旧热爱基督教。”^[12]作为日本近代“南蛮文学”的代表作家，芥川的小说《基督徒之死》展示给读者的正是以“玻璃画的窗子、香炉和念珠挂链”为表象的“南蛮文化”的异国情调与浪漫氛围，呈现出与镇压迫害下的凄惨意象所不同的美丽“殉教”。因而，小说的故事以罗连卓之死嘎然而止，圣人死后的奇迹等宗教元素都被舍去，从而在情节最高潮处达到“殉教”美丽浪漫意象的极致。

3 奚美昂这一人物

除主人公罗连卓之外，小说《基督徒之死》还塑造了一个原典中没有的人物——奚美昂。三好行雄认为：奚美昂与罗连卓如同“光与影”的关系，这一人物设定凸显了罗连卓的凄美悲剧（三好，1978：179）。平冈敏夫进一步补充说，奚美昂粗野魁伟的男性形象衬托出罗连卓的女性形象^[13]。的确，小说中罗连卓与奚美昂同时出场的每个场景，

都充满了罗连卓女性形象的暗示。最为典型的是奚美昂就伞匠女儿之事质问罗连卓之处。

却说罗连卓，把个一张俊脸羞得通红，只说道：“那小姐是一厢情愿。我仅收其信，从未与她交谈。”想那世间之流言，无风不起浪，奚美昂硬是刨根问底。罗连卓眼含幽怨，痴痴望着奚美昂，不禁诘问道：“难道我会骗你不成？我是那种人么？”说毕，如同飞燕般掠出屋内。见他如此说话，奚美昂自知疑心太重，不免愧悔，快快地正要离去，忽见罗连卓跑进屋来，一头扑在奚美昂身上，搂住他的颈项，嗫嚅着道：“我不好，饶恕我。”奚美昂还未及开口，罗连卓猛地推开奚美昂，像似掩饰脸上的泪痕，旋即又奔了出去。

（芥川，2005：414-415）

在独自面对奚美昂之时，罗连卓“一张俊脸羞得通红”“眼含幽怨”“一头扑在奚美昂身上，搂住他的颈项”“猛地推开奚美昂”这些表情、动作以及“难道我会骗你不成？我是那种人么？”等话语，无不透露出明显的女性特质。但是奚美昂竟然丝毫没有怀疑罗连卓女扮男装，还在罗连卓被逐出教会之日，“奔上前去，挥动老拳，重重地打在那张俊脸上。”

小说中明确指出奚美昂是一名修士，这在天主教中是仅次于神父的职位。他“本出身于武士之家，世代侍奉诸侯。身材伟岸出众，性情勇猛刚烈。教堂每遇异教徒投石滋事，神甫常令他挺身抵御，也非止一次两次。”（芥川，2005：414）如前所述，在日本信奉天主教之人可以分为三类，大名诸侯及其家臣；医生、僧人等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农民、渔民等。小说《基督徒之死》中，罗连卓饥寒交迫晕倒在教堂门口，应该是普通民众出身，而伞匠一家及其他教众也与罗连卓出身相同，唯有奚美昂来自上层社会。面对伞匠家的熊熊烈火，“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勇士，一头扑向烈焰。想必是火势太猛，令他逡巡不前。但见他两次三番冲进浓烟，却次次猫着腰落荒逃了出来。”（芥川，2005：417）而在狂风、火焰愈加猛烈之际，“罗连卓早已纵身跃入火柱、火壁、火梁之中。”奚

美昂“不禁遍体冒汗”(芥川,2005:417),只能不停在一旁祷告。身材高大、出身高贵的奚美昂在危急时刻不能做到舍身救人,纤弱瘦小、出身不明的罗连卓却又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可见,作家在小说《基督徒之死》中创作的奚美昂这一人物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衬托主人公罗连卓的作用。而罗连卓在与奚美昂单独相处时透露出的女性气质,又为情节高潮之处,众人发现罗连卓实为女子埋下伏笔。奚美昂这一人物不仅如平冈敏夫所说,使得圣人罗连卓的形象“有血有肉”(平冈,1982:266-267),而且以一种对比关系更加突出了罗连卓在众教徒中卓然不群的圣人形象。

4 结 语

小说《基督徒之死》不仅属于作家创作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基督教题材小说,也是芥川大量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之一。论及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童庆炳认为可以归结为历史的向度(即历史观的问题)、艺术审美的向度以及时代精神的向度等三个方面^[4]。就《基督徒之死》而言,作家关注到室町至江户时代一百余年天主教传入日本的历史,力图重现江户时代以来二百多年间根深蒂固的“邪教”观所遮蔽的那段历史。作家通过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将禁教政策镇压下产生的暗黑凄惨的殉教升华成

为教徒自主选择的美丽殉教。这一艺术处理与作家所处时代“南蛮趣味”盛行,“南蛮文学”兴起这一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可以说,芥川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以时代的眼光去观照历史。

在“南蛮文学”与“南蛮情趣”的语境下,小说《基督徒之死》并非“胡说八道”,作为历史题材小说,它尊重了日本“切支丹”时代的历史真实,聚焦于普通民众追求的“邻人之爱”的实践,再现了迫害禁教时代之前的“殉教”。主人公罗连卓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唯美结局,正是“南蛮文化”“南蛮情趣”所追求的浪漫与华丽。与此同时,作为大正文学的代表作家,在“大正民主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作家关注到了当年天主教传入日本时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教徒。明治时代以后,欧洲传教士再次进入日本传教后,江户时代一直潜伏下来坚持信仰的“隐藏天主教徒”浮出水面,他们散布在九州各偏远地区,大部分是普通民众。而明治以后最先由法国传教士重启的传教活动传播的是新教,新教徒带有清教徒主义倾向,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并将其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五野井,2013:278),这一伦理追求对于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进入大正时代后,基督教开始与时代盛行的教养主义、人格主义、文化主义相呼应,小说《基督徒之死》主人公罗连卓这一普通民众教徒的“圣人”事迹,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注

[1] 三好行雄.作品論の試み[M].東京:至文堂,1978:182.

[2]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一卷[M].郑民钦,魏大海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420.

[3] 太田正雄.木下杢太郎全集第十八卷[M].東京:岩波書店,1983:7-8.

[4] 太田正雄.木下杢太郎全集第十五卷[M].東京:岩波書店,1983:341.

[5] 重松泰雄.杢太郎・龍之介の南蛮趣味について[J].文学論輯,1956(4):35.

[6] 野田宇太郎.木下杢太郎とキリシタン文学[J].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67,32(7):23.

[7] 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M].東京:吉川弘文館,2013:11.

[8] 山折哲雄,長田俊樹 編.日本人はキリスト教をどのように受容したか[M].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1998:171.

[9] 本間久雄.新秋文壇の収穫(六)一技巧派と無技巧派の対比[J].時事新報,1918・9・10,转引自浅野洋,木村一信,三嶋讓 編.作品と資料 芥川龍之介[M].東京:双文社出版,227.

[10] 関口安義.芥川龍之介新論[M].東京:翰林書房,2012:107.

[11] 佐藤泰正.芥川龍之介論[M].東京:翰林書房,2000:16.

[12]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M].郑民钦,魏大海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198。

[13] 平岡敏夫.芥川龍之介[M].東京:大修館書店,1982:268.

[14] 童庆炳总主编.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第一卷 历史题材文学前沿理论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3-53.

作者简介:高洁(1974—) 女 汉族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koketsu2001@hotmail.com

The Kirishitan Narrative in Ryunosuke Akutagawa's *Christian Death*

Abstract: *Christian Death*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written b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uthor Ryunosuke Akutagawa. According to the famous literature critic Miyoshi Yukio, the art-related inspiration in a twinkling is the theme of the work. In fact, *Christian Death* uses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to Japan as its historical subject. The work focuses on ordinary people's pursuance of "neighborly-love", and reproduces what martyrdoms were like before the Persecution of Religion Era. The unexpected artistic ending of the main character Lorenzo reflects the romantic atmosphere pursued by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Nanban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eiji to Taisho.

Keywords: Ryunosuke Akutagawa; Christian Death; Nanban; Martyrdom

Author's Information:

Gao Jie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4

Professor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koketsu2001@hotmail.com

新版书目

2018年日本出版工具书一览

语言学部分

大人のほんご事典	齋藤孝(著)	海竜社	2018
大人の語彙力使い分け辞典	吉田裕子(著)	永岡書店	2018
カタカナ語すぐ役に立つ辞典	日本語倶楽部(編)	河出書房新社	2018
感情ことば選び辞典	学研辞典編集部(編)	学研プラス	2018
漢字の使い分け辞典	学研辞典編集部(編)	学研プラス	2018
漢字源 改訂第六版	藤堂明保等(編)	学研プラス	2018
関西ことば辞典	増井金典(著)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8
関西弁事典	真田信治(監修)	ひつじ書房	2018
共通語引き・山田ことば辞典	本堂寛等(編)	岩手大学教育学部日本語学研究室	2018
敬語の使い方事典	佐藤幸一(著)	総合法令出版	2018
県別方言感覚表現辞典	真田信治等(編)	東京堂出版	2018
現代擬音語擬態語用法辞典	飛田良文等(編)	東京堂出版	2018
現代形容詞用法辞典	飛田良文等(編)	東京堂出版	2018
現代副詞用法辞典	飛田良文等(編)	東京堂出版	2018

(待续) (资料整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津田量)